

大眾文學創作與實務

痕路

林嘉軒

林嘉軒

事發前

◎『為了到達這個位置，究竟努力了多久了呢？』Ann一邊看著自己掛在脖子上還新的發亮的記者証，一邊細數著從高中填寫『記者』這個志願到此時此刻花了多少時間，往事仍歷歷在目，第一天進入記者訓練班，在所有競爭者裡，Ann可能不是最有才華、口條最好的，但絕對是最積極的，然而這樣的積極，在電視台主管上級眼中，也不過是泛泛之輩，每一次的開課，總會有一兩個像Ann這樣的人，他們有著不同或相同的理由，或許是家族壓力、或許是童年陰影，總之，這樣的積極只對Ann心靈本身有了幫助，對於自己的仕途，幫助甚少。然而，林念祖選了她。

『你會被分配到跑社會新聞，對一個女孩子來說可能有點辛苦，不過還是得給菜鳥一些震撼教育，這是你的第一個新聞』林念祖丟下資料後，直直走就自己的辦公室，Ann看著自己的主管兼貴人，心中雖然有感激，但疑惑還是佔多數，為什麼林念祖會選上自己？為什麼自己才剛上任，就能接手最近轟動一時的新聞？小時候Bii曾經提醒過Ann，『無公不受祿，有人突然對你好，你便要開始有所防範了！』Bii指的是高中時，那個每天放學都送Ann回家，離開前還會送Ann一朵紫色牽牛花的男孩，Ann甚至已經記不起他到底姓林還是陳，但他每天送的牽牛花，總在家門口被Bii攔截取走，Ann也不知道哥哥是怎麼處理那些花，不到一個禮拜，Ann再也沒看到那個男孩在班級門口等他，就這樣了無下文的畢業了。

進入會議室，Ann用濕紙巾仔細擦拭了自己名牌前的桌子和椅子，迎接進入公司的第一場會議。『今天我們有些新血進來，我自我介紹一下，我是欣婕，是採訪主任，今天重點要跑的新聞就如同昨天晚上討論的那樣沒有變動，麻煩市長那邊的新聞稿，把“蠢貨”兩個字加重！』整個會議過程Ann正襟危坐，對面那對男女明顯的有著不自然的關係，坐在她旁邊的女性是整個辦公是最年長的，應該以屆退休的白髮皺紋，奇怪的是到了她這樣的年紀卻還在跑新聞，老闆林念祖坐在主位，轉動著桌上的筆，像是想催眠天花板上的燈泡，年老的女性旁邊，坐著一位看起來就超過80公斤的男性，已重視外貌的新聞記者工作而言，他絕對是醒目的。

『菜鳥，你整個早上都沒去現場嗎？第一次就跑大新聞，這樣懶散不太好吧！你覺得主管會忍你多久呢？』會議結束後，旁邊的年長女性對著Ann說到。『我已經連絡了報社的人，現在要馬上趕過去了！非常抱歉！』Ann回答，年長的女性將椅子靠攏後，便悻悻然的離開了，Ann想著自己為什麼要道歉呢？對這種喜歡賣弄的前輩們，Ann一向嗤之以鼻，『才剛進公司就不得不低頭，只能將道歉當句末語助詞了吧！』Ann心想。

◎Bii拿著藥袋走出醫院，突如其來的陽光照射，讓Bii忍不住捲起衣袖，

恨不得自己所有的皮膚都能曝在陽光之中，B i i 討厭醫院的漂白水味，以及低落的氣氛，有人說過醫院是通往陰陽兩界的主要道路之一，或許是如此，B i i 覺得醫院是充斥著道別的地方，就算 B i i 不是一個多健康多樂觀的人，他始終不喜歡。然而，他每個月都必須經歷一趟，為了幫他妹妹 A n n 拿藥，身為一個老師，他的時間的確比記者多上許多，當初也是他自願每個月幫妹妹跑這一趟，好幾次他想跟 A n n 抱怨那個熱心的藥劑師，總喜歡一一細點著自己配的藥，從配出的藥猜測這位病人到底生了什麼病有哪些症狀，接著自作聰明的給一些評語，『這藥藥效比較強，你絕對不想再開會前吃的』『你看起來氣色很好，我想安眠藥是多餘的，王醫師怎麼會開給你呢？』然而 B i i 還是把這股怨氣吞下去，他不想讓妹妹有自己來拿藥的念頭。

A n n 從小是個電視兒童，因為父母非常忙碌，總是用卡通節目代替床邊故事，用新聞畫面取代訓話，電視裡光彩奪目的世界，讓 A n n 從小就決定，長大後要當個活在電視裡的人。B i i 喜歡看書，在 A n n 有記憶以來，書就是哥哥手上不會少的配件。在 A n n 跟哥哥有記憶以來，父母總是用一種難以言喻的方式在溝通，應該說，他們認為他們在溝通，但看在他人眼裡，那無疑是種激烈著爭吵，他們口沫橫飛，只要手邊有著可投擲的武器（碗筷、瓶子），他們變會上演著像在泥灘中的小孩一樣，互相丟來丟去，而母親總是敗北的一方，在父親倚著勝利者的驕傲，丟下母親出門後，A n n 跟 B i i 便會寒冬中的流浪者一樣偎在一起。母親就是這樣的角色，告訴孩子他們沒吵架，只是在溝通，不要恨爸爸，他還是愛你們的，不可以頂撞爸爸，然後繼續看著母親與爸爸的投擲遊戲，幾年後，演變成全武行，媽媽本來只承受著疲勞的身體，多了幾個瘀青做裝飾。

A n n 問過哥哥，為什麼媽媽不像我們一樣，看到父親脾氣不好就躲著就好，為什麼母親非得要去跟他「溝通」，如果有一隻猛獸已經失去理智的飢餓，難道你還會去靠近嗎？A n n 的問題是有道理的，他們家長年的爭吵，很多時候是可以避免的，而 B i i 在妹妹問這問題前，早已發現，他們的母親中邪般的愛著他們的父親，不管父親各種身心方面傷害她，只要父親還在這個家，母親變覺得幸福快樂，所以，自己跟妹妹，長年累積的害怕、怨恨，都只是媽媽在追求愛之下的副作用，可以被忽略，不必太過在意，所以當 A n n 問 B i i 這個問題時，B i i 回答了：『也許媽媽樂在其中吧！』

◎ A n n 道達了案發現場，是一間租售中的頂樓加蓋，房東將加蓋而住不道的房子隔成五間，被害女子就住在 C 室，是就讀附進大學的林姓大三女性，這個轟動

社會的大案子，簡直是新聞媒體的鮮肉大餐，所有記者無不死命往房子風鎖線前衝刺，竊喜著能多拍一些照片就能多加一份薪，然而Ann只站在房子外面，想找出一個能躲開與其他人推擠的時機。

『你不打算擠進去嗎？』攝影師阿熊問道。

『痾，我想現在也擠不進去，等到稍微有空檔的時候我在擠進去，這樣畫面也比較好看吧？』Ann回答。

『對了菜鳥，我剛就一直想問，你是不是有很嚴重的潔癖阿？不要說車子椅墊背靠，連開車門時，都稍為把車子外你接觸到的面積擦了，現在又不敢擠進人群，我看妳病的蠻重的，這有到恐慌症的等級了吧？』阿熊對自己的推測非常滿意。

『哈哈，我是有潔癖，可沒有你說得這麼嚴重辣，你也知道，現在空氣汙染這麼嚴重，人口又這麼密集，很多細菌的傳染力量，絕對超越你跟我的想像，所以能防的就稍為防一下』這個回答應該很正常，Ann心想。

『各位媒體朋友，我是這起案件的承辦員警，上一起楊姓女子割臉案件也同樣是我承辦的，我們警方認為兩起案件應該是同一名罪犯所為，從下手的力道來看，罪犯應為女性，在加上樓梯口的攝影機拍下了一名長髮女子，更加證明了警方的推論，然而動機警方還在進一步查詢，日前會朝林姓女同學最近的交友狀況，以及家庭關係下手。』

『那個警察叫璟又，跟我們電視台關係不是很好，應該說他跟媒體都不是很熟，他是出了名的木頭人，你知道嗎？就是不懂得投機取巧的那一類人，偏偏警界有時也不是一步一腳印能應付的，他混了很久才能爭取到這種案子，希望他這次能抓住好時機』阿熊說到。

那個教璟又的警察離開後，媒體也跟著他下樓，Ann跟阿熊這時才上前補拍兇案現場的畫面。

◎Ann結束了自己記者生活的第一天，回到家已經是接近午夜了，他看見Bii房門縫還透出光，便敲敲門，『哥，我到家了喔！』Ann說到。

房門打開，Bii用一臉疲態卻透著關心的聲音問到，『第一天怎麼樣？公司同事好嗎？你跑哪則新聞阿？』

『你一次問我這麼多問題，要統一回答的話，應該是還不錯吧！老闆叫我跑割臉女妖的新聞。』Ann回答，一邊走回自己的房間。

『什麼阿！跑社會線很可怕吧！會看到很多屍體跟血跡欸！這樣不叫好吧？』

『可是這是大新聞阿，以一個新人而言，能跑這條新聞已經是五星級待遇了，而且我也想搶先拍到屍體跟血跡阿，可其他家媒體都擠在那，我也只能摸摸鼻子，等我拍到後，已經剩輔導級畫面了』Ann拿著換洗衣物走向浴室。

『好了辣！已經太晚了，你明天要早起上班，以後就不用等門了，我也不知道確

切下班的時間，等假日或是比較早下班我們再來分享吧！」Ann說完，就關起浴室的門。

『我把藥放在桌上了，晚安！』Bii大喊，便走回房間。

Ann一邊洗澡，一邊想著自己的哥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兄代父母職的，在Ann 15歲時，某天回家發現，門廊上攤著一個人的形狀，從捲髮的弧度、肩膀至腳的長度來看，那是她媽媽的形狀，那個形狀很像影子，但它是一個紅色印子，Ann甚至不敢太過靠近，再門口端詳著它是否會移動，但它不但沒有移動，反而漸淡、消失。Ann接到醫院電話，說母親心臟休克，在家昏倒，哥哥回家後發現，兩然現在已經在醫院，那是在Ann回家後幾分鐘接到的電話，Ann趕到醫院時，母親已經不治身亡。

『大概是那個時候吧！』Ann自言自語。

母親身亡後，Ann開始看到一些從前看不到的東西，就是那些紅紅的接觸痕跡，出現在門把上或桌椅上的都還好，出現在Ann的物品上或是衣服上的最讓他害怕，Ann開始隨身帶著紙巾，只要是自己身體會觸碰到的任何物體，Ann一定會擦拭到跟無塵室中的物品一般乾淨才肯罷休。Bii發現妹妹各種怪異舉動，以及異常的潔癖後，帶著妹妹去醫院檢查，醫生所敘述的專有名詞，讓Bii頭昏腦脹，簡而言之，妹妹的眼睛，出生前曾經突變，隨著年齡增長，這個突變功能日漸強大，分泌出大量的茛三酮，也就是俗稱寧希德林，用來辨識指紋的有機化合物，對視功能不會有太大影響，可能就跟陰陽眼的人一樣，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。

◎『割臉女妖那則新聞報導的還不錯，雖然攝影拍了等於沒拍，不過可以用示意圖跟動畫帶過，想不到你口條蠻好的嗎，看你平常走走落畏畏縮縮的，念祖果然沒看錯人，之後也要好好追喔，看是去訪問死者家屬或親友，有進一步的消息或抓到犯人都要盯緊，電視台主管很在意這種賺收視率的機會呢！』欣婕口沫橫飛的說著。

『所以，林主管他，對那則新聞也滿意嗎？』Ann問到，手輕輕指向林念祖辦公室的方向。

『念祖他不怎麼喜歡誇獎人，會有那種主管吧？就是怕多一句誇獎就會寵壞員工的那種，可是他還蠻關心你的工作進度的，這可能就是他的觀察重視一個人的方式吧！漸漸你就會習慣了，別讓他失望喔！』欣婕走回自己的座位。

Ann一邊擦拭著剛剛欣婕碰觸到的位子，一邊竊喜著。

此時，Ann的手機響起，是一個陌生的室內號碼，Ann馬上直覺應該不是其他電視台的人通知消息的電話，思考著究竟是不是詐騙或推銷，延遲了Ann接

電話的時間。

『不接就關靜音吧！辦公室持續手機鈴聲還是會影響人的』Ann坐在對面的男性同事一臉厭惡的抱怨著。Ann用唇語說著抱歉，便接起電話。

『您好，請問是Ann小姐嗎？這裡是警察局，您的哥哥涉及了一起謀殺案件，現在已經被列為嫌疑人，請問Ann小姐下午有空來警局幫Bii先生填寫一些資料跟口供嗎？』

『痾...我知道了！下午會跟公司請假看看』異常理性的回答，是Ann驚訝時常有的表現

『好的，麻煩妳了』電話掛斷。

搞錯了吧？

Ann開始理清思緒，想著自己的哥哥生活上曾有過的疑點，也試著找到線索還哥哥清白，哥哥總是很聰明，凡事都走在Ann前頭，早上七點必須到學校授課，五點下班後，有時會去幫自己領藥，剩下的時間呢？Ann不曾過問過Bii的休閒活動，是看書嗎？他似乎對追女人沒有興趣，難道這是疑點嗎？此刻Ann真恨自己太專注在目標上而不曾關心親人多一點。

『還好嗎？你臉色很糟』林念祖敲敲Ann面前的桌子，好奇的問。

『林先生，我家裡有事，我想請假。』

事發後

◎Ann走進警局，通報了自己是Bii的妹妹，從辦公室裡走出來的是那天在案發現場看到的那位主辦員警。

『Ann小姐嗎？等妳很久了，裡面請坐』環又講話雖然很客氣，但眼神盡是透出滿滿的不友善。Ann把椅子用紙巾都擦拭一次，本想將桌面也擦乾淨，然而他這樣的舉動已經引起警局其他警察的注意，她也索性不擦坐下，環又走來，將兩疊厚厚的資料放在Ann面前，那兩疊資料的封面，只貼了兩張照片，皆是Ann在處理割臉女妖新聞時看過的照片，而Ann熟悉不過。環又看著Ann坐在那動也不動，不翻閱資料也不詢問問題，便用手觸摸她的肩膀表示關心，然而這樣的舉動被Ann閃開了，她不喜歡被觸碰。

『你意思是，我哥哥是割臉女妖嗎？怎麼可能，警方給外面的資料不是說兇手是個女的？更何況我哥哥根本沒有犯案動機』Ann努力的解釋。

『Ann小姐似乎比一般民眾更了解這起案子，雖然這個案子如今正轟動，但民眾通常只熟悉受害人姓名、地點、方法，但妳只看了照片就知道是這起案子，難道你有特別關心這則新聞？』只看環又走到桌子對面，打開抽屜，拿出一張照片。

『我是一個記者，這個案子我有報導』Ann的辯護對象變回自己。

『記者阿！是不輪警察的辛苦工作呢，像是禿鷹一樣，追著死者家屬詢問心得，跟啃咬死者屍骨在我看來是一樣的行為。』環又語帶諷刺，雖然講話討厭，但Ann總感覺環又不像他看起來這樣討厭，環又比較像螞蟻，遵循著道路而行，只是這個道路現在通往的是哥哥的罪。

『這是警方還沒跟媒體通報的新證據，兇手拿美工刀毀了受害者的臉，然後才一刀用力插進要害，一開始警方認為是女性是因為攝影機拍攝到的畫面以及力道，但人的力道可以控制，男性如果刻意減輕力道，也可以辦到，所以女性的證據只有攝影機拍到的長頭髮，接著，我們詢問死者親友，他們紛紛聲稱楊姓女子跟學校一個新來的助教最近走得很進，女生常常接了電話就往跑去找對方，在他死前最後的通話紀錄，也是這位新來的助教打來的，警方找到了這個助理，然後發現了這個』環又把剛剛拿出來的照片，放在Ann面前，是在哥哥辦公室櫃子裡，一頭黑長假髮。『你知道你哥哥Bii先生前陣子跑到大學當助教嗎？』環又刻意讓Ann驚訝，又使出異常冷氣的語氣，享受其中的反差。

『我剛當上記者，最近很忙，沒有什麼時間跟哥哥聊天』Ann據實已答，原來自己跟哥哥已經如此陌生。『是嗎？那請問你哥哥最近有什麼奇怪或異於平常的行為嗎？』環又拿回照片，本想走回對面桌子，但Ann看到照片上，看到些微紅紅的印子，那是指紋留下的。

『指紋呢？指紋警方驗了嗎？』Ann詢問，這可能是可以幫哥哥洗清罪行的方法。『兇器美工刀在案發現場並沒有找到，案發周圍比較關鍵的地點，像門把或是床邊，附近家具都沒留下指紋，甚至牆壁也沒有，犯人很聰明，擦得一乾二淨…』

『枕頭！枕頭有驗嗎？』Ann打斷環又的話。擺在Ann面前兩個資料夾上，楊姓死者的枕頭的確拍下了，那一個手掌的紅色印子。

『沒有，照距離算，枕頭應該是沒有觸碰到…』環又一邊說，一邊驚訝的看著眼前的女子，房間裡大部分的東西都驗過指紋，Ann卻直接點名了一個沒驗到的枕頭。『去驗，就能證明不是Bii』Ann打從心底就不相信哥哥是兇手，也

沒想過驗出來如果是B i i的指紋，便是跳下黃河也洗不清。環又拿起電話，通報現場警方把證據枕頭拿去驗指紋，A n n這下放心的嘆一口氣。『為什麼是枕頭？你知道什麼？』環又覺得事情絕對不是A n n瞎蒙一個枕頭這麼單純。

A n n拿出手機，撥了一通電話，其實她從來沒做過這件事，不到緊要關頭，她不想讓別人知道她有這個病，寧願別人覺得她極度潔癖，也不想被搓破，大家都是如此懼怕著，自己的不一樣所帶來未知的恐慌，然而為了她哥哥，她第一次得解釋方法，是打給自己的主治醫生，通了以後，A n n請醫生跟環又說明自己的病，以及自己可以看到的東西。『謝謝你，這對案情有很大的幫助』環又掛斷電話，並把手機還給了A n n。

◎『有人來保你，你可以出去了！』監獄裡的警察，對著坐在角落的B i i喊到，他打開牢房的門，一隻手攙扶著B i i，另一隻手甩動著鑰匙，他們兩人走到牢籠與警局的交界口，警察才將B i i的手銬解開，讓B i i填寫完資料，走出那個交借門。B i i看到妹妹眼中透漏著疲勞，黑眼圈幾乎要佔滿妹妹整張臉，雖然B i i很想給A n n一個大擁抱，可他知道妹妹有潔癖，或是說，不喜歡被觸碰，所以壓抑了這個想法。

『你沒事吧？』A n n擔心的問。

『沒事阿！沒做的事根本不用擔心』B i i覺得自己的話有些瀟灑，應該可以減少妹妹的擔心。

『哥，你什麼時候在大學當助教了？你什麼都沒說，就算你沒做，你也會因為做是不坦蕩而遭到懷疑，這就是你得下場』A n n一邊逼問哥哥，一邊指向牢籠。

『我是想進大學教書，只是沒告訴你而已，因為你現在才剛開始』B i i指的是A n n的工作，他從小就夢寐以求的工作。

『那個死掉的學生呢？跟你有密切關係的學生？那又是怎樣？』A n n追問著。B i i走出警局，A n n跟在後頭，眼看著哥哥沉默的步伐，他緊張得抓住B i i的手，也不管什麼潔癖了，『你該不會要說你喜歡她，可是這個女的被割臉女妖盯上你完全沒頭緒吧？』A n n逼問著。

B i i停下腳步，『我有個地方要去，你先回家休息，不要回公司上班』便朝著家的反方向攔了一台車。留下一臉錯愕的A n n。

◎A n n聽哥哥的話回到家中，家中暗的可怕，好像每個家具都蒙上一層霧，A n n打開窗簾後，攤坐在沙發上陽光照不到的那塊區域，想拼湊些證據，哥哥突然開始對大學女生感興趣？假髮怎麼會在哥哥的櫃子裡被找到？那個枕頭上的指紋到底是誰的？環又說雖然確認不是B i i的指紋，但要找出到底是誰，至少要花一個禮拜，這中間又會有多少人受害呢？

所有的問題都沒有解答，A n n只能試著喝下一口水，讓疑問順著水喝下肚。此時門鈴響了，A n n心想他們兩兄妹的朋友不多，如果要上門應該都會先打電話，他試著不發出聲音，走到門前的小洞窺探按門鈴的人是誰，小洞照出來的，



是他的老闆林念祖，他緊張得馬上開門，不敢讓老闆等太久。

『林先生，你怎麼會過來？』Ann拿出基本的禮貌詢問。

『我是有點擔心你哥的狀況有沒有好一點，畢竟你才剛近公司，上班沒幾天就逃跑躲在家，傳出去可能會變成我虐待菜鳥，到時候請不到人我又得頭痛』林念祖回答。

『是，很抱歉造成您的困擾了！』Ann伸手示意請林念祖坐在他們加專門給客人坐的沙發，當然，那個位子平常Ann絕對不會坐。Ann到廚房拿自己剛剛喝得水杯，也順勢幫林念祖倒一杯水，當他走到客廳，拿給林念祖時，Ann明顯躲避了兩人交換杯子可能有的碰觸，這是Ann的強項。

『我一直想問你，可能有些失禮，這麼嚴重的潔癖，不能算是強迫症嗎？』林念祖問。

這個問題讓Ann露出今天第一個微笑，他突然覺得自己的上司還蠻可愛的，畢竟能毫不掩飾自己的想法，坦率說出來的人，有時會比過度偽裝的人可愛許多。

『我應該是特殊狀況吧！可不是強迫症，這點老闆請放心，不會影響工作。』Ann回答。

『我相信，從你第一天進訓練班我就觀察你很久了，你有強迫症我會知道』林念祖露出一個微笑，那種微笑，好似年紀不到三十五的女性都會停止呼吸，看完他的嘴角起伏後，世界才又開始轉動。

『我想去個洗手間』Ann起身離開位子，現在不是被年輕多金老闆吸引的時候，他的哥哥陷入危機，就算幫不上忙，Ann也應該慌張一點才是。

從洗手間出來後，Ann坐回自己的位子，望向林念祖的坐位時，稍微有些不一樣，從身體移動的痕跡與手放置的位子，跟Ann近廁所前不同，林念祖應該有移動過，但其實沒什麼，人坐著有時都會移動，但當Ann望向自己的水杯，她愣住了，水杯的邊緣有明顯的指紋，那個紅色痕跡繞便一圈的杯口，好似怕Ann沒觸碰到上面的液體，Ann看著杯子傻了，此時，林念祖拿出包包裡的電擊棒，朝Ann脖子上電擊，Ann暈了過去。

◎Ann清醒後，自己已經被綁在自家的椅子上，她應該沒有暈很久，因為外面透進來的光線，與她最後的記憶是一樣的，林念祖走到窗前，把窗簾拉上，然後脫下西裝外套，坐在沙發上，本來應該是Ann的位子。

『真厲害，這種完全沒有氣味顏色的藥，你還能看出來，看來你真的非常愛乾淨，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了。』林念祖靠近Ann，用刀子把Ann的上衣割開，Ann非常害怕，但那把刀，Ann再環又的檔案上看過，應該是割臉女妖的兇器，原來她的老闆才是割臉女妖，Ann這下害怕的無法喘氣，她的身體在她有記憶以來就從來沒被人觸碰過，任何人都沒有，如今她的老闆，嘴和手都在她身上游移，她不舒服的幾乎要第二次昏厥。此時，Bibi打開門闖進來，看到林念祖正在對Ann上下其手，立馬衝過去，往林念祖臉上狠狠的打上一拳。

『念祖，你瘋了嗎？那個女學生也是你殺的吧！你是打算先姦後殺嗎？你從什麼

時候便成這種野獸了？」B i i 對著倒地的林念祖吼著，讓A n n驚訝的是，自己的哥哥什麼時候認識自己的老闆了？

『不對，我沒有強姦那個妓女，那個假裝清純的妓女，平常為了得到我的青睞，裝的好似花一樣輕折就斷，她根本就是個妓女，我不要被男人上過的女人，我喜歡你妹妹，她從來不讓別人碰，卻是靠著我們的關係拿到工作，這種懦弱的女人才是我要的。』林念祖一邊念念有詞一邊站起來，他手上的刀子往A n n跟B i i 飛來，A n n被綁在椅子上根本無法脫逃，B i i 為了護住無法動彈的妹妹，用手臂擋住了林念祖的手腕，將林念祖推到沙發區，兩人開始推打。

A n n在剛剛的波擊下，被推到廚房，離他不遠處，有一把料理用剪刀，他用盡手腕力氣，將自己解開後，拿著那把剪刀，往背對他林念祖猛刺，林念祖悲憤的轉頭，看向A n n。

『你這個妓女，還裝做懦弱的女人！』林念祖氣的走向A n n。

A n n雖然害怕，平常他的確是溫柔安靜，但他看向這個準備攻擊他的野獸時，他幾乎用盡生命理所有力氣，『去死吧！爛人！』她大喊到，手上的剪刀已經插入林念祖的胸口。

◎記者們紛紛擠在A n n病房外，等著訪問A n n案發後的想法，病房內是璟又跟一個看似官階很大的警察。

『A n n小姐，感覺好一點嗎？』璟又問到。

『還好』A n n虛弱的說。

『經過我們調查，林念祖，也就是你老闆，在那間大學任教，你哥哥與他是舊識，為了幫你拿到這個工作，你哥哥欠了林念祖一個人情，所以被林念祖安排近學校當助教，前一位受害者，那個女同學自己迷戀上林念祖，才透過你哥哥與他接近，然後受害，所以已經證明你哥哥是清白的了。』旁邊的警察說。

『人都不在了，又如何？』A n n心中如此想，然而她沒說出來，只是沉默。

『死者林念祖的父親是一代相聲演員，母親則曾經是電視台主管，從小到大都看著自己的父親給母親瞧不起，雖然林念祖被母親提拔至電視台，但對女性總有一鼓報復心態。也是因為這樣，他追求懦弱的處女，楊姓女同學被他發現不是處女後，被他割臉殺害，沒有強姦得逞，所以警察沒找到精液，這次好險你哥哥即時趕到，否則你已經是第三個受害者了』璟又說。

『我已經是第三個受害者了』這次A n n說出來了，語氣強硬堅定，好似一個堅強的女人。